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子不語 第十九卷

**周世福** 山西石樓縣周世福、周世祿兄弟相鬥，刀戳兄腹，腸出二寸。後日久，肚上創平復如口，能翕張，腸拖於外，以錫碗覆之，束以帶，大小便皆從此處出。如此三載餘方死。死之日，有鬼附家人身詈其弟云：「汝殺我，乃前生數定也，但早了數年，使我受多少污穢。」

### 韓宗琦

余甥韓宗琦，幼聰敏，五歲能讀《離騷》諸書，三歲舉秀才。四歲，楊制軍觀風拔取超等，送入敷文書院，掌教少宗伯齊召南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子風格非常，慮不永年耳。」

己卯八月初一日清晨，忽謂其母曰：「兒昨夢得甚奇，仰見天上數百人奔波於雲霧之中，有翻書簿者，有授紙筆者，狀亦不一。既而聞唱名聲，至三十七名，即兒名也，驚應一聲而醒。所呼名字，一一分明，醒時猶能記憶，及曉披衣起，俱忘之矣」。自以為天榜有名，此科當中。

及至鄉試，三場畢，中秋，月明如畫，將欲繳卷，聞有人呼曰：「韓宗琦，好歸去也！」如是者三，其聲漸厲，若責其遲滯者。甥應曰：「諾。」及繳卷時，四顧無人，踉蹌歸。次日，問諸同考友，皆曰：「無之。倘我輩即欲同歸，必另有稱呼，豈敢竟呼兒名？」

揭榜後，名落孫山，甥悵悵不樂。旋感病，遂不起。臨終苦吟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二句，張目謂母曰：「兒頓悟前生事矣。兒本玉帝前獻花童子。因玉帝壽誕，兒獻花時偷眼觀下界花燈，諸仙嫌兒不敬，即罰是日降生人間，今限滿促歸，母無苦也。」卒年五，蓋俗傳正月初九為玉帝生日云。

### 徐俞氏

鄧州牧徐廷璐，與妻俞氏伉儷甚篤。俞卒，徐慟甚，凡其粉澤衣香，一一位置若平時，取其半臂覆枕上。至一七，營奠於庭，有小婢驚呼：「夫人活矣！」徐趨視，見夫人著半臂端坐牀上，子女家人奔集，咸見之。徐走前欲抱，其影奄然漸滅，而半臂猶僵立，良久始仆。

一夕，徐設席，欲與夫人對飲者，執杯泣曰：「素勞卿戒飲，今誰戒我耶！」語未畢，手中杯忽失所在，侍立婢僕遍尋不得。少頃，杯覆席間，酒已無餘。

有妾語人曰：「此後夫人不能話我矣。」至夕，見夫人直登臥榻批其頰，頰上有青指痕，三日始滅。自是，舉室畏敬，甚於在生時。

### 琵琶墳

董太史潮，青年科第，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，性磊落。而有國風之好。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，獨至城墻下，忽聞琵琶聲。蹤跡之，聲出數椽敗屋，乃七八美女子，著淡紅衣，據窗理弦索。見董，略無羞避，揮弦如故。董徘徊不能去。同人怪董久不至，相率尋之，見董方倚破牖癡立，呼之不應。群啐之，董驚寤，而女子形聲俱寂。始道其故，眾人入室搜索，敗瓦頽垣，絕無人跡，有蓬萊一區，俗所稱「琵琶墳」也。乃掖董歸。未幾，以疾歸常州，卒于家。

### 曹阿狗

歸安程三郎，妻少艾而賢，里黨稱三娘子。方夏日曉妝，忽舉動失常，三郎疑為遇祟，以左手批其頰。三娘子呼曰：「勿打我，我鄰曹阿狗也。聞家中設食，同人來赴。既至，獨無我席，我慚且餒，知三娘子賢，特憑之求食耳，勿怖。」其鄰曹姓，大族也，於前夕果延僧人誦《餓口經》。阿狗者，乃曹氏無賴，少年未婚而卒者也。以阿狗無後，實未為之設食，聞此言亦駭，同以酒漿楮鏹至三娘子前致祝。三娘子曰：「今夕當專為我設食，送我於河，此且祭祀，必有阿狗名乃可。」曹氏懼，如其言送之，三娘子遂愈。

### 錢仲玉

錢生仲玉，少年落魄，游蘭溪署中。值上元夕，同人咸出觀燈，仲玉中懷鬱鬱，獨不往，步月庭除，歎曰：「安得五百金，使我骨肉團聚乎！」語畢，聞階下應聲曰：「有，有。」仲玉疑友人揶揄之，遍視，不見人，乃還齋坐。

聞窗外謾謾聲，一美女牽幃入曰：「郎勿驚，妾非人，亦非為禍者也。佳節異鄉，共此岑寂。適聞郎語，笑郎以七尺男子，何難得五百金哉？」仲玉曰：「然則頃云『有有』者即卿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仲玉曰：「在何處？」女笑曰：「勿急，勿急。」即拉仲玉手同坐曰：「妾汪六姑也，葬此，為污泥所侵，求君改葬高處，必當如君言以報。」問：「何病亡？」女以手遮面曰：「羞不可言。」固問之，曰：「妾幼解風情，而生長小家，所居樓臨街，偶倚窗，見一美少年方溺，出其陰，紅鮮如玉，妾心慕之，以為天下男子皆然。已而嫁賣菜傭周某，貌即不佳，體尤瑣穢，絕不類所見少年，以此怨思成疾，口不能言，遂卒。」仲玉聞之，心大動，弛下衣，拉女手使摸。而人聲忽至，女遽拂衣起曰：「緣未到。」仲玉送至牆下，女除一銀臂釧與之曰：「幸勿忘。」言畢而沒。仲玉恍然如夢，視銀釧，竟在手中，乃秘之。

次夕人靜，獨步牆陰，遍視不復見，乃語主人，並出臂釧以證。主人異之，起土三尺許，得女屍，衣飾盡朽，肌色如生，與仲玉所見無異，右臂一釧猶存。仲玉解衣覆之，為備棺衾，移葬高阜。

其夕，夢女來謝曰：「感郎信義，告郎金所，郎臥榻向左三尺，舊有人埋五百金，明當取之。」如其言，果得金如數。

### 蝦蟆蟲

朱生依仁，工書，廣西慶遠府陳太守希芳延為記室。方盛暑，太守招僚友飲。就席，各去冠，眾見朱生頂上蹲一大蝦蟆，拂之落地，忽失所在。飲至夜分，蝦蟆又登朱頂而朱不知，同人又為拂落，席間肴核，盡為所毀，復不見。朱生歸寢，覺頂間作癢。次日，頂上髮盡脫，當頂墳起如瘤，作紅色。皮忽迸裂，一蟆自內伸頭瞪目而望，前二足踞頂，自腰以下在頭皮內，針刺不死。引出之，痛不可耐，醫不能治。有老門役曰：「此蟲也，以金簪刺之當死。」試之果驗，乃出其蟆。而朱生無他恙，惟頂骨下陷，若仰孟然。

### 礮怪

高睿功，世家子也。其居廳前有怪。每夜人行，輒見白衣人長丈餘躡後，以手掩人目，其冷如冰。遂閉前門，別開門出入。白衣人漸乃晝見，人咸避之。睿功偶被酒坐廳上，見白衣人登階倚柱立，手拈其鬚，仰天微睇，似未見睿功在坐者。睿功潛至其後，揮拳奮擊，誤中柱上，挫指血出，白衣人已立丹墀中。睿功大呼趨擊，時方陰雨，為苔滑扑地。白衣人見而大笑，舉手來擊，腰不能俯；似欲以足蹴，而腿又長不能舉；乃大怒，環階而走。睿功知其無能為，直前抱持其足而力掀之，白衣人倒地而沒。睿功呼家人就其初起處掘，深三尺，得白瓷舊坐礮一個，礮上鮮血猶存，蓋睿功指血所染也。擊而碎之，其怪遂絕。

### 六郎神門

廣西南寧鄉里，祀六郎神。人或語言觸犯，則為祟。尤善媚女子，美者多為所憑。凡受其害者，以紙鏹一束，飯一盂，用兩三樂人，午夜祀之，送至曠野，即去而之他。其俗無夕不送六郎也。

有楊三姑者，年十七，美姿容。日將夕，方與父母共坐，忽嫣然睨笑。久之，趨入房，施朱傅粉，嬌羞百態。父母往問，磚石自空擲下，房門遂閉，惟聞兩人笑語聲。知為六郎，亟呼樂人送之。六郎不肯去。及晨，女出如常，云：「六郎美少年，頭戴將

巾，身披軟甲，年可二□七八，與我甚恩愛，不必送他去。」父母無如何。

越數夕，忽倉皇奔出曰：「又一六郎來！大鬍子，貌甚獐惡，與前六郎爭我相毆。前六郎非其敵也，行當去矣。」俄聞室中鬥聲甚劇，似無物不損者，父母乃召樂人雙送之。兩人俱去，三姑亦無恙。

### 返魂香

余家婢女招姐之祖母周氏，年七□餘，奉佛甚虔。一夕寢矣，見室中有老嫗立焉。初見甚短，日之漸長，手紙片堆其几上，衣藍布裙，色甚鮮。周私憶，同一藍色，何彼獨鮮？問：「阿婆藍布從何處染？」不答。周怒罵曰：「我問不答，豈是鬼乎！」嫗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既是鬼，來捉我乎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周愈怒，罵曰：「我偏不受捉！」手批其頰，不覺魂出，已到門外，而老嫗不見矣。

周行黃沙中，足不履地。四面無人。望見屋舍，皆白粉垣，甚宏敞，遂入焉。案有香一枝，五色，如秤桿長，上面一火星紅，下面彩絨披覆層疊，如世間嬰孩所戴劉海搭狀。有老嫗拜香下，貌甚慈，問周何來，曰：「迷路到此。」曰：「思歸乎？」曰：「欲歸不得。」嫗曰：「嗅香即歸矣。」周嗅之，覺異香貫腦，一驚而蘇，家中僵臥已三日矣。或曰：「此即聚窟山之返魂香也。」

### 觀音作別

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，長四寸。余性通脫，不加禮，亦不禁也。有張媽者，奉之尤虔，每早必往佛前，焚香稽首畢，方供掃除之役。余一日早晨，呼盥面湯甚急，而張方拜佛不已，余怒，取觀音像擲地，足躪之。姬泣曰：「昨夜夢觀音來別我，云：『明日有小劫，我將他適矣。』今果被君作躪，豈非數也！」乃送入準提庵。余想：佛法全空，焉得作如此狡獪，必有鬼物憑焉。嗣後，乃不許家人奉佛。

### 兔兒神

國初，御史某年少科第，巡按福建。有胡天保者愛其貌美，每升輿坐堂，必伺而睨之。巡按心以為疑，卒不解其故，胥吏亦不敢言。居無何，巡按巡他邑，胡竟偕往，陰伏廁所窺其臀。巡按愈疑，召問之。初猶不言，加以三木，乃云：「實見大人美貌，心不能忘，明知天上桂，豈為凡鳥所集，然神魂飄蕩，不覺無禮至此。」巡按大怒，斃其命於枯木之下。

逾月，胡托夢於其里人曰：「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，死固當，然畢竟是一片愛心，一時癡想，與尋常害人者不同。冥間官吏俱笑我、揶揄我，無怒我者。今陰官封我為兔兒神，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，可為我立廟招香火。」閩俗原為聘男子為契弟之說，閩里人述夢中語，爭釀錢立廟。果靈驗如響。凡偷期密約，有所求而不得者，咸往禱焉。

程魚門曰：「此巡按未讀《晏子春秋》勸勿誅羽人事，故下手太重。若狄偉人先生頗不然。相傳先生為編修時，年少貌美。有車夫某，亦少年，投身入府，為先生推車，甚勤謹，與僱直錢，不受，先生亦愛之。未幾病危，諸醫不效，將斷氣矣，請主人至，曰：『奴既死，不得不言。奴之所以病至死者，為愛爺貌美故也。』先生大笑，拍其肩曰：『癡奴子！果有此心，何不早說矣？』厚葬之。」

### 玉梅

香亭家婢玉梅，年□餘歲，素勤。忽懶，終日昏睡，笞之亦不改。每夜喃喃，如與人私語。問之，不肯說，褫下衣驗其陰，已非處子，且潰爛矣。拷訊乃云：「夜有怪，狀如黑羊，能作人語。陽具如毛錐，痛不可當。戒我勿告人，如告人，當拉我去，置之死地。」眾駭然。

伺婢臥，夜竊聽焉。初作貓飲水聲，繼而呻吟，香亭率眾持棍入，燭照無人，問：「怪何在？」婢指牀下曰：「此綠眼者是也。」果見眼光兩道，閃耀處，帳色皆綠。棍擊之，跳起衝窗去，滿房帳鉤箱鎖之類，鏘鏘有聲。

次日失婢所在，遍覓不得。薄暮，灶下人見風飄紅布裙一條在柴房西角處，往尋得婢，癡迷不醒。灌以薑汁，蘇曰：「怪昨夜來云：『事為汝主所知，不得不抱汝去。』遂藏我於柴房中，約今夜仍來。」問：「聽得貓飲水聲，何耶？」曰：「怪每淫我，先舐後交，口舐差樂也。」香亭即呼媒者，將玉梅轉售他家，怪竟不往。

### 盧彪

余幼時同館盧彪，一日至館，神色沮喪，問之，曰：「我昨日往西湖掃墓，歸遲，城門閉矣，宿某店家。夜月甚明，雞鳴即起，踏月進城。至清波門外，小憩石上。見遠遠一女子來，向余伏拜。余疑其非人，口誦《大悲咒》拒之。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，我逼而誦之。我愈近女，女愈遠我，我驚，乃狂奔數里。將入甕城，見東方漸白，賣魚人挑擔往來，以為此時尚復何懼，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蹤跡？行至前路，不料此女高坐石上，如有所待。望見我便大笑，奔前相撲，冷風如箭，毛髮盡顛。我惶急，再誦《大悲咒》拒之。女大怒，將手向上一伸，兩條枯骨側側有聲，面上不青非黃，七竅流血。我不覺狂叫仆地，枯骨從而壓之，我從此昏昏無知矣。後有行路者過，扶起，以薑汁灌我，才得甦醒還家。」余急與諸朋友置酒為盧壓驚，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，星星如小豆。或云：「皆盧所自塞也，故兩手亦皆泥污。」

### 孔林古墓

雍正間，陳文勤公世倌修孔林。離聖墓西□餘步，地陷一穴，探之：中空，廣闊丈餘，有石榻；榻上朱棺已朽，白骨一具甚偉，旁置銅劍，長丈餘，晶瑩綠色，竹簡數□頁，若有蝌蚪文者。取視，成灰。鼎俎尊彝之屬，亦多破缺漫漶。文勤公以為此墓尚在孔子之先，不宜驚動，謹加磚石封砌之，為設少牢之奠焉。

### 史閣部降乩

揚州謝啟昆太守扶乩，灰盤書《正氣歌》數句，太守疑為文山先生，整冠肅拜。問神姓名，曰：「亡國庸臣史可法。」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，環植松梅，因問：「為公修祠墓，公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此守土者之責也，然亦非俗吏所能為。」問自己官階，批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」謝無子，問：「將來得有子否？」批曰：「與其有子而名滅，不如無子而名存。太守勉旃。」問：「先生近已成神乎？」曰：「成神。」問：「何神？」曰：「天曹稽察大使。」書畢，索長紙一幅，問：「何用？」曰：「吾欲自題對聯。」與之紙，題曰：「一代興亡歸氣數，千秋廟貌傍江山。」筆力蒼勁，謝公為雙勾之，懸於廟中。

### 懸頭竿子

某令宰寶山時，有行商來告搶奪者，被搶處係一坍港泊舟所也。令往視其地，見水路可通城中，而乘舟者例在此處僱夫起行，心疑之，眾莫言其故。

一把總來見曰：「此地原可通舟，所以客來必起撥者，港口窮民籍挑馱之力為餬口計故也。」令問搶奪事，曰：「不敢言，須寬把總罪，才敢言。」令曰：「律有自首免罪之條，汝告我，即為自首矣，何妨？」曰：「諸搶奪者，皆把持壟斷人也，把總兒子亦在其中。前月某商到此，見水路可通，不肯起撥，因而打吵，事實有之。」乾隆三□年新例：拿獲強盜者，破格超遷。令定案時，心想遷官，竟以獲盜具詳；把總知情，照窩家例立決。一時斬者六人，令超遷安慶知府。

後六年，署松泰道。巡海至寶山搶奪處，見六竿子掛觸體尚存。問跟役曰：「前累累者何物耶？」役曰：「此六盜也，大人以此升官而忘之耶？」令不覺悚然，怒曰：「死奴！誰教汝引我至此？速歸！速歸！」昇至衙，罵司閽者曰：「此內室也，汝何敢放某把總擅入！」言畢而背瘡發，一瘡六頭，如相醫者。家人知為不祥，燒紙錢、請高僧懺悔，卒以不起。

### 陳紫山

余鄉會同年陳紫山，名大輪，溧陽人也。入學時，年才□九。偶病劇，夢紫衣僧，自稱「元圭大師」，握其手曰：「汝背我到

人間，盍歸來乎？」陳未答，僧笑曰：「且住，且住。汝尚有瓊林一杯酒，瀛台一碗羹，吃了再來未遲。」屈其指曰：「別又七年了。」言畢去。陳驚醒，一汗而痊。己未中進士，入翰林，升侍讀學士。

三十八歲，秋痢不休，因憶前夢七年之期，自知不起。常對家人笑曰：「大師未來，或又改期，亦未可知。」忽一日早起，焚香沐浴，索朝衣冠著之，曰：「吾師已來，吾去矣。」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，在旁喝曰：「既牽他來，又拖他去。一去一來，是何緣故？」陳目且瞑，強起張目答曰：「來原無疑，去亦何妨。人間天上，一個壇場。」言畢，跣趺而逝。

### 忌火日

曹來殷太史在京師晝寢，夢偉丈夫來拜，自稱「黃昆圃先生」。拉至一處，宮闕巍然，中有尊神，面正方，著本朝衣冠，請曹入見，曰：「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，只行前後輩禮，不行僚屬禮。」坐定目曹曰：「卿一歲時曾行一大好事，上帝知之，故特召卿到此受職，卿可即來。」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，再三辭，力陳「家寒子幼，故不願來」。尊神甚不悅，旁顧昆圃先生曰：「再向彼勸掖之。」語畢，不顧而入。

先生拉曹笑曰：「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，卿何戀戀不肯來耶？」曹復哀求。先生曰：「我且為卿說情，似亦可免，但卿此後逢火日不可出門，慎無忘也。」曹問：「尊神何人？」曰：「張京江相公。」問：「何地？」曰：「天曹都察院。」曹驚醒。後每出門，必檢視黃曆，遇火日，雖慶弔事，皆不行。數年後，不甚記憶。

乾隆三十二年臘月二十三日，嚴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魚門家作詩會，俗以此日祀灶，遂以為題。席間酒數巡，曹偃然如睡去者，目瞑身仆。群客大驚，疑詩中有侮灶神之語，故神為祟，乃群向灶禮拜祈請。至三更時，曹始蘇，自言「見黑袍人送我回來」。次日，取黃曆視之，二十三日，火日也。

### 朱法師

同館翰林朱澐之父朴庵先生，陝西人也，少時課徒為業。偶至一村，村人傳呼曰：「朱法師來矣！」具酒饌求書姓名，以為鎮壓。朱笑曰：「我乃蒙童之師，非法師也。且素無法術，不能鎮怪。汝輩何為？」眾人曰：「此村有狐仙為民患者三年。昨日空中語曰：『明日朱法師來，我當避之。』今日先生來，果姓朱，故疑為法師。」朱寫姓名與之，某村果安。

未幾。朱別過一村，其村人之歡迎者如前，且曰：「狐仙有語，二〇年後，與朱法師相見於太學之崇志堂。」朱其時尚未鄉舉也。

後中王子科舉人，選國子監助教。監中祭器久被狐竊去，司祭者皇皇然，索而弗獲，方議賠償，朱記前語，為文祭之。一夕，俎豆之屬，盡橫陳於崇志堂，絲毫無損。屈指算之，距到某村已二〇年。

### 城門面孔

廣西府差常寧，五鼓有急務出城。抵門，猶未啟鑰，以手捫之，軟膩如人肌膚。差大駭，乘殘月一線，定睛視之，則一人面塞滿城門，五官畢具，雙眼如箕，驚而返走。天明，逐隊出城，亦無他異。

### 竹葉鬼

豐溪吳奉璋，作宦閩嶠，謝病歸里。舟過豫章，天暑熱，假空館於百花洲，屋宇寬敞，頗覺適意。屋內外常有聲如鬼嘯，家人獨行，往往見黑影不一。一夕，吳設榻乘涼於闌干側，聞牆角芭蕉叢中窸窣有聲，走出無數人，長者、短者、肥者、瘠者，皆不過尺許。最後一人稍大，荷大笠帽，不見戎其面。旋繞垣中，若數個不倒翁。吳急呼人至，倏忽不見，化作滿地流螢。吳捉之，一螢才入手，戛然有聲，餘螢悉滅。取火燭之，一竹葉而已。

### 驢大爺

某貴官長子，性兇暴，左右稍不如意，即撲責致死，侍女下體，極以非刑。未幾病死，見夢於平昔親信之家奴云：「陰司以我殘暴，罰我為畜，明晨當入驢腹中。汝速往某衙門驢肉舖中，將牝驢買歸，以救我命。稍遲，則無及矣。」言甚哀。奴驚寤，心猶疑之，乃復睡去。又夢告之曰：「以我與爾有恩，俾爾救援，爾寧忘平日眷顧耶？」奴亟赴某衙門，見一牝驢將次屠宰。買歸園中，果生一駒，見人如相識者。人呼「大爺」，則躍而至。

有畫士鄒某，居其園側，一日聞驢鳴，其家人云：「此我家大爺聲也。」

### 熊太太

康熙間，內城伍公某者，三等侍衛也，從上打圍木蘭。以逐取獵犬故，墜深澗中，自分死矣。餓三日，有人熊過澗，乃抱以上，自分以為將啖己也，愈驚。熊抱入山洞，採果喂之，或負羊豕與食。伍見而攢眉，熊為採樹葉。燒熟以食之。久之，漸無怖意。每小便。熊必視其陰而笑，方知熊故雌也，遂與成夫婦。生三子，勇力絕人。

伍欲出山，熊不許；其子求還家，熊許之。長子名諾布，官藍翎侍衛，乃以巨車迎父母還家，家人號曰「熊太太」。人求見者，熊不能言，能叉手答禮。就養其家餘年，先伍公卒。學士春台親見之，為余言。

### 冤鬼錯認

杭城艮山門外俞家橋楊元龍，在湖墅米行中管理帳目。湖墅距俞家橋五里，元龍朝朝夕返，日以為常。偶一日，因米行生理熱鬧，遲至更餘方歸。至得勝壩橋，遇素識李孝先借二人急奔。元龍呼之，李答云：「不知二人何事，要緊拉我往蘇州去？」楊詢二人，皆笑而不答。元龍拱手別李，李囑云：「汝過潮王廟里許小石橋邊，有問汝姓名者，須告以他姓，不可言姓楊；若言姓楊，須並以名告之。切記，切記！」元龍欲問故，孝先匆勿行矣。

元龍前行至橋，果有二人坐草中問其姓名。元龍方答姓楊，二人即直前扭結云：「久候多時，今日不能放你了。」元龍以手拒之，奈彼伙漸眾，為其扯入水中；始悟為鬼，並記前語，即大呼曰：「我楊元龍並未與各位有仇！」中有一鬼曰：「誤矣，放還可也。」方叫喚間，適有賣湯圓者過橋，聞人叫聲，持燈來照，見元龍在水中，急救之。元龍起視，即鄰人張老，告以故，張老送元龍歸家。

次早，元龍往視孝先，見孝先方殮。詢之，其家云：「昨晚中風死矣。」蓋遇李時，即李死時也，但不知往蘇州何事。

### 代州獵戶

代州獵戶李崇南，郊外馳射，見鵠成群，發火槍擊之，正中其背，負鉛子而飛。李在驚，追逐至一山洞，鵠入不見。李穿洞而進，則石室甚寬，有石人數，雕鏤極工，頭皆斲去，各以手自提之；最後一人，枕頭而臥，怒目視李，睛閃閃如欲動者。李大怖，方欲退出，而帶鉛子之鵠率鵠數萬爭來咬撲。李持空槍且擊且走，不覺墜入池內，水紅熱如血，其氣甚腥。鵠似甚渴者，爭飲於池，李方得脫逃。出洞，衣上所染紅水，鮮明無比，夜間映射燈月之下，有火光照灼。終不知此山此鵠究屬何怪。

### 金剛作鬧

嚴州司寇某，有戚徐姓者，能持《金剛經》。司寇卒後，徐作功德，為誦經，日八百遍。一夕病重，夢鬼役召至閻羅殿，上坐王者謂曰：「某司寇辦事太刻，奉上帝檄，發交我處。應訊事甚多，忽然金剛神闖門入，大吵大鬧，不許我審，硬向我要某司寇去。我係地下冥司，金剛乃天上神將，我不敢與抗，只好交其帶去。金剛竟將他釋放。我因人犯脫逃，不能奏復上帝，只得行查至地藏王處，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，替他念《金剛經》所致。地藏王曉得公事公辦，無可挽回，故替我攔住金剛神，不許再來作鬧，仍將某公解回聽審。所以召汝者，將此情節告知，不許再為誦經。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，無大罪過，故仍放汝還陽。然妄召尊神，終有小譴，已罰減陽壽一紀矣。」徐大驚而醒。未〇年竟卒。

吳西林曰：「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，黨同伐異，聞呼必來，有求必應，全不顧其理之是非曲直也，故佛氏坐之門外，為壯觀禦武之用。誦此經者，宜慎重焉。」

### 燒頭香

凡世俗神前燒香者，以侵早第一枝為頭香，至第二枝，便為不敬。有山陰沈姓者，必欲到城隍廟燒頭香，屢起早往，則已有人先燒矣，悶悶不樂。其弟某知之，預先通知廟祝：毋納他人，俟其先到，再開門納客。廟祝如其言。沈清晨往，見燒香者未至，大喜，點香下拜，則仆地不起矣。

扶昇歸家，大呼曰：「我沈某妻也。我雖有妒行，然罪無死法。我夫不良，趁我生產時，囑穩婆將二鐵針置產門中，以此隕命。一家之人，竟無知者。我訴城隍神，神說我夫陽壽未終，不准審理。前月關帝過此，我往喊冤，城隍說我衝突儀仗，又縛我放香案腳下。幸天網恢恢，我夫來燒頭香，被我捉住，特來索命。」

沈家人畢集拜求，請焚紙錢百萬，或請召名僧超度。沈仍作妻語曰：「汝等癡矣！我死甚慘，想往叩天閻，將城隍縱惡、沈某行惡之事，一齊申訴，豈區區紙錢超度所能饒免者乎？」言畢，沈自牀上投地，七竅流血死。

### 樹怪

費此度從征西蜀，到三峽澗，有樹子立，存枯枝而無花葉，兵過其下輒死，死者三人。費怒，自往視之，其樹枝如鳥爪，見有人過，便來攫拿。費以利劍斲之，株落血流。此後行人無恙。

### 廣信狐仙

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，有西廂房鎖閉多年，云中有狐。徐夫人不信，親往觀之。聞軒呼聲，啟戶無人，聲從一榻中出。夫人以棍敲之，空中有人語云：「夫人莫打。我吳剛子也，居此百餘年，頗有去意。屢欲移居，而門神攔我。夫人可為我祭之，且代為乞情，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。」

夫人大駭，具酒肴向竹牀陳設，兼祭門神，告以原委。又聞空中語曰：「我受夫人恩，愧無以報，謹來賀喜。府上老爺即日升官。奉囑者，七月七日，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，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。」言畢寂然。

到期，方伯表兄某過園，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。就視之，並無形影，但聞崩頽之聲，則假山石倒矣，幾為所壓。九月間，徐公升贛南道。此事徐公子秉鑒為我言。

### 白石精

天長林司坊名師者，家設乩壇，有怪物占為壇主，自名「白石真人」，人問休咎頗驗。常教林君修仙，須面上開一眼，便可見上帝宮室，雲中神仙。林從此癡迷，時以小刀向鼻間刻劃。人奪其刀，便怒罵。

忽一日，乩盤書云：「我土地神也。現在纏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，神通絕大，我受其驅使。渠不能作字，凡乩上，皆強我代書。今日渠往西天參佛，故我特來通知，速拆乩盤，具呈於本縣城隍，庶免此難。但切不可告知此怪，是土地神來泄漏也。」適蔣太史蒼生自金陵來，知其故，立毀其盤，並以三金買天師符一張，懸林室中，怪果不至。

後年，林君亡矣，符尚掛中堂，有線香倒下，燒其符上硃砂，字畫盡，而襯紙不壞。其時蔣在京師，未得林訃，適天師來朝，告蔣曰：「貴親家林君死矣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某月日，我所遣符上神將已來歸位故也。」後得知林家燒符之信，方覺駭然。

當扶乩時，蔣在座，則盤中不動。蔣去後，人問乩，書云：「此老有文光射人，我不喜見之。」據土地云：「白石精在林家作祟者，要攝取林之魂，供其役使故耳。」

### 鬼圈

蔣少司馬時庵公子某，與數友在京師游愍忠寺。時屆清明，踏青荒地，見精舍數間，中有琵琶聲。趨往，則一女背面坐，手彈弦索。逼視之，女回頭，變青面獠牙者，直來相撲，陰風襲人，各驚走歸。時尚下午，彼此以為眼花，且恃有四人之眾，各持木棍再往，則有四黑人坐而相待，手持銅圈套人。受其套者，無不傾跌，棍無所施。正倉皇間，有放馬者數人驅馬衝來，怪始不見。四人歸，各病餘日。

### 東醫寶鑒有法治狐

蕭山李選民，少年倜儻。燒香佛廟，見美女在焉，四顧無人，逐與通語。女自言姓吳，幼無父母，依舅而居。舅母凌虐，故在此禮佛，願得佳耦。李以言挑之，女唯唯，遂與歸家，情好甚篤。久之，李體日羸。覺交接時吸取其精，與尋常夫婦不同。且里以內之事，必先知之。心知為狐，驅之無法。

一日，拉其友楊孝廉至三里外，以情告之。楊曰：「我記《東醫寶鑒》中有治狐術一條，何不試之？」遂偕往琉璃廠，覓得是書，求東洋人譯而行之，女果涕泣去。

此事余在西江謝蘊山太史家親見，楊孝廉為余言之，惜未問其《東醫寶鑒》中是何卷頁。

### 乩言

撫州太守陳太暉，未第時，在浙鄉試，向乩神問題，批云：「具體而微。」後中副車，方知所告者，非題也。有求對聯者，書「努力加餐飯，小心事友生」四字。問：「次句何出？」曰：「秀才讀時文，不讀杜詩，可憐可笑。」陳方與友游鑑湖觀蓮，乩問：「昨日鑑湖之遊樂乎？」有詠紅蓮者，以詩求和，乩上題云：「紅衣落盡小姑忙，從此朝來葉亦香。莫惱韶光太匆迫，花開三日即為長。」

雲門山岷有被鬼作鬧者，詣乩盤求救，乩書：「我不能救，請某村于二太爺來救。」如其言，請于二太爺至，于向其家東北角厲聲曰：「你們要往四川也，該速去了！」空中應曰：「極是。」從此怪竟寂然。于二太爺者，某村之學究也，問其所以驅鬼者是何言語，笑而不答。問乩，乩亦無言。